

“从统计数据来看,服务业占GDP比重与人均GDP之间明显存在正相关关系。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到2024年,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66.24%,而高收入国家为71.8%,中等收入国家为54.9%。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808879亿元,增长5.4%,占比为57.7%。”

■李勇坚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从国际经验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但‘服务业的质量和类型’决定发展成效。在推进扩能提质过程中,应重点防范以下三类典型误区及其衍生风险。防止‘唯占比论’,避免产业空心化与虚假结构优化;防止‘简单压价降本’,正视民生服务的结构性成本约束;防止‘数字化即质量提升’,统筹效率、权益与安全。”

■张月友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山东省服务业正在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方向持续转型升级,形成了以传统服务业为基础、现代服务业为引领、海洋服务业为特色的多元化发展格局。与先进省份相比,山东省服务业发展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制造业竞争力能否再上一个台阶,生产性服务业至关重要。山东省制造业规模优势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

■张明志 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 智库圆桌

#### 概念辨析

#### “生产性”与“生活性”的区别

记者:什么是服务业?服务业等同于第三产业吗?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区别在哪里?

张月友:从核心特征来看,服务业是以提供服务为主要产出形式的经济活动集合,其产出不像实物产品那样可分离、可储存,更多是为生产、生活及公共需求提供支持的活动与过程。

所谓三次产业,是从经济体系的供给角度进行的分类。具体来说,我国第一产业涵盖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包括采矿业、建筑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第三产业则是除第一、二产业之外的所有其他行业,服务业所指的经济活动范围,与第三产业一致。

在我国的经济语境中,“服务业”与“第三产业”两个概念长期并存,并行不悖,简单来讲,“服务业”是政策交流与国际语境中的“通用名”,“第三产业”则是统计工作与历史数据沿用的“曾用名”,二者的统计范围完全一致,所指向的也是同一套经济产业体系。2000年,“十五”计划建议正式改用“服务业”这一表述。一方面,是适应国际经济规则,实现接轨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更精准传递产业发展导向的需要。“第三产业”的分类方式带有明显的“剩余归类”特点,难以凸显该领域的核心属性;而“服务业”的表述,直接指向“服务”这一核心特征,更能体现我国对该领域发展的主动重视。

李勇坚:从理论上讲,服务业是与农业、工业相对应的概念。服务业同农业、制造业的划分,是以经济体系的需求分类为基础的,它同农业、制造业之间是相互依赖关系,而不仅仅是单向依赖关系。

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是从服务功能角度对服务业进行的一种分类。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至今国际上仍未形成统一认识。生产性服务业可以理解成一种中间服务部门,主要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的生产活动提供服务;而生活性服务业提供的服务主要用于居民最终消费。

根据国家统计局制定的《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生活性服务业统计分类》,生产性服务业涉及16个国民经济行业门类,348个行业小类,主要包括批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生态环保和污染治理业等;生活性服务业涉及13个行业门类,288个行业小类,主要包括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旅游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当然,界限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分界,在分类标准中,有76个行业小类既属于生产性服务业,又属于生活性服务业。

#### 战略意义

#### 从三个维度看发展服务业

记者:为什么要重视发展服务业?从经济发展阶段和国际经验来看,服务业在一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李勇坚:从理论上讲,现代经济增长首先是一个部门过程,经济增长的具体表现就是各个部门交替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有知名学者指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劳动力会逐步从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二产业(工业)转移,当经济发展进入更高层次后,进一步向第三产业(服务业)集聚,最终形成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

从统计数据来看,服务业占GDP比重与人均GDP之间明显存在正相关关系。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到2024年,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66.24%,而高收入国家为71.8%,中等收入国家为54.9%。2012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5.5%,首次超过工业成为第一大产业,2015年这一数字首次超过50%。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808879亿元,增长5.4%,占比为57.7%,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4%,连续11年占据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随着人均GDP提升,居民消费结构从“温饱型”向“品质型”“发展型”转变,对生活性服务的需求持续扩大,服务业成为释放消费潜力、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诉求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工农业深度融合,通过赋能实体经济提升全产业链效率,破解传统产业低端锁定困境,推动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强,尤其是中小微企业,能广泛吸纳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对稳定就业、缓解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这一特性在经济结构调整期尤为关键。

张月友:重视发展服务业,核心绝非追求“第三产业占比更高”的表面指标。结合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的时代特征和内在要求,发展服务业的战略意义体现在三个维度:第一,顺应需求结构升级趋势,夯实扩大内需,增进民生福祉的根基。随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和城镇化推进,消费已从“耐用品增量”转向“品质化、体验化服务消费”,

编者按:全国服务业大会4月7日至8日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如何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认识服务业?服务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作为经济大省,山东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与突破口?本期理论版邀请三位专家学者,围绕服务业扩能提质展开多维度探讨。

需求持续扩大;同时,人口老龄化加剧,相关服务刚性需求日益凸显。服务消费供给质量直接决定内需潜力释放。发展服务业,本质是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二,适配就业结构转型趋势,筑牢稳就业、提收入的核心支撑。服务业就业容量大、覆盖技能层次广、吸纳弹性高,能有效容纳各类劳动者,是适配我国就业转型的最佳领域。结合官方最新发布数据,服务业已连续多年成为我国吸纳增量就业最大领域。更重要的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能提升就业“质量”,改善居民收入预期、提升消费能力,形成良性循环。

第三,破解供给侧结构性矛盾,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现代经济竞争已从“产量竞争”转向“效率与质量竞争”,而研发设计、工业软件、检验检测、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正是提升这些核心能力的关键。我国制造业正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要素成本上升、外部环境复杂,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短板,就是补齐全产业链效率和创新发展通道的短板,推动形成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协同发展格局,这是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

从国际经验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但“服务业的质量和类型”决定发展成效。从正面经验来看,所有迈入高收入国家的发达经济体,均经历了经济服务化转型。从反面警示来看,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中陷入“服务业虚假繁荣”陷阱,即制造业根基不稳时,过早依赖低端服务业扩张提升占比,导致产业结构“虚高”,出现增长乏力、就业低薪化、国际竞争力弱等问题。这种“低端服务主导的服务化”会造成资源错配、阻碍产业升级,为我国发展服务业提供了重要警示。

记者:服务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占据怎样的位置?可以释放哪些新的增长潜能?

李勇坚:服务业发挥着连接一二三产、贯通供给与需求、衔接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关键作用。生产性服务业涉及农业、工业等多个环节,专业性强,创新活跃,产业融合度高,带动作用显著。生产性服务业为农业提供电商销售、冷链物流、农技咨询等服务,推动农业规模化、品牌化、数字化发展,破解“产销脱节”难题;为工业提供研发设计、高端制造服务、供应链管理等,推动工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破解传统增长瓶颈。

生活性服务业覆盖面广、渗透性强,既是民生保障的重要载体,也是扩大内需、稳定就业、促进结构升级的关键领域。它不仅是吸纳就业、稳定社会的“容器”,更是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承压前行的背景下,扩大国内有效需求、优化经济结构、培育新增长点的重要引擎。当前,居民消费结构向发展型、享受型加速升级,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浪潮深度融合,生活性服务业正经历一场从规模扩张到质量变革、从传统业态到创新生态的深刻转型。这一转型过程,正使生活性服务业成为推动中国现代产业体系扩容提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与战略支点。

张明志:从增长潜能看,生产性服务业极为重要。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越来越依赖服务业提供的研发设计、物流配送、金融服务、信息咨询等中间投入。两产业相互渗透,逐步形成制造与服务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融合发展的格局。农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农机服务、技术推广、农产品流通、农村金融等多个领域的农业服务为农业生产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有效提升农业附加值,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服务消费市场同样蕴含着巨大的增长潜能,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十分重要。从市场规模看,2025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5%,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1.7个百分点。从消费结构看,餐饮住宿、家政、养老托育等基础性消费



作为生产性服务企业,海尔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企业提供数字化生产系统。(新华社发)

需求稳定增长,文旅、体育等改善型消费活力释放,数字、绿色等新型服务消费蓬勃发展。从消费群体看,年轻消费者正成为服务消费的主力军,更注重品质、体验和服务,对于新消费业态的接受度和消费意愿更高。整体来看,我国服务消费市场潜力巨大,随着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和服务供给不断优化,服务消费完全有望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服务贸易已成为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蕴藏巨大潜能并正处于加速释放阶段。当前全球服务贸易增速明显超越货物贸易,中国服务贸易增速更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结构不断优化是现阶段服务贸易发展的突出亮点。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持续攀升,高技术、高附加值服务领域增长尤为迅速。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力带动了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入境旅游市场表现突出,2025年出入境外国人达8203.5万人次,同比增长26.4%,进一步拓展了服务贸易的增长空间。

#### 提升路径

#### 防范三类典型误区及其衍生风险

记者: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着力点应放在哪里?需要警惕哪些风险和误区?

李勇坚: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占比持续提升,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但也存在需求下滑、供需不匹配、国际竞争力低等问题。

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要立足“两业融合”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一是推动制造业延伸产业链,实现服务化经营。加快制造与服务协同发展,推动服务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促进企业由提供产品为中心向提供服务为中心转变,推广以“客户为中心”的制造服务业发展模式。二是推动制造业分离发展服务业,实现生产性服务环节专业化、社会化发展。引导企业逐步由生产制造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鼓励制造企业通过业务流程再造,面向行业提供社会化、专业化服务。三是推动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在园区内融合发展。加快产业园区发展转型,积极试点园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四是加快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制度体系建设,高水平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以数字化为牵引,不断加强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制度体系建设。完善数字化治理体系,坚持积极审慎监管政策,顺应现代服务业数字化发展,积极参与数字服务贸易国际规则的制定。

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要完善支持发展的政策体系。首先是对服务业创新的支持政策。服务业创新不但包括技术创新,也涉及业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会遇到市场准入、监管协调等方面的问题。要确保促进服务创新政策的一致性,鼓励供给侧创新。建立容错机制,建立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新场景消费促进制度,对个性化、便利化、定制化的创新产品和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引入保险等机制以保护消费者权益。强化监管协调,避免交叉重叠、监管空白、监管冲突等。进一步破除服务业数字化的制度瓶颈,简化审批流程,取消不合理前置审批事项,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并在一些领域或地区率先试点。

完善对服务业要素保障的支持政策。服务业大多提供无形产品,人力资本等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中占比比较高,这使得服务业领域的融资较制造业更为困难。健全金融服务体系,吸引撬动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领域。进一步改善土地制度,保障服务业用地。加大专项扶持力度,支持服务业智能化转型升级发展。支持服务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服务业增长动力转换,促进服务业新技术应用、新业态发展、新热点培育、新领域

拓展。

张月友:在服务业扩能提质过程中,应重点防范以下三类典型误区及其衍生风险。防止“唯占比论”,避免产业空心化与虚假结构优化。将服务业占比作为单一目标,可能带来结构性泡沫与空心化风险。政策导向应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强调服务业与制造业、农业协同升级,以质量与效率提升检验结构调整成效。

防止“简单压价降本”,正视民生服务的结构性成本约束。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领域劳动投入占比高、公共属性强、效率提升节奏相对更慢,存在一定的结构性成本压力,这与鲍莫尔成本病理论中服务业部分领域效率提升滞后的特征相符。以行政手段“一刀切”压价,可能引发供给收缩与质量下降,反而损害民生福祉,不利于满足人民更高层次的服务需求。应更多通过流程优化、数字技术应用、支付与保障机制完善以及必要的公共投入,提高效率并兼顾可负担性与可持续性,推动民生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防止“数字化即质量提升”,统筹效率、权益与安全。数字化是手段而非目的,其核心是提升服务业效率与质量。过度依赖平台与算法、忽视质量控制与合规治理,可能带来对小微经营者的挤压、劳动者权益缺口、算法歧视争议、数据泄露与隐私风险,并加剧数字鸿沟,这正是新兴服务业发展中需要重点防范的隐私伦理和技术漏洞安全隐患。同时,部分企业“跟风上云上平台”但缺乏组织与能力匹配,易导致数字化形式化,难以破解服务业效率瓶颈。应坚持“发展与规范并重”,完善规则与治理框架,强化数据安全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推动数字化真正转化为质量与效率提升;同时防范金融风险开放带来的全球金融风险传导、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的金融风险,筑牢服务业发展安全底线。

#### 山东实践

#### “传统基础稳、现代引领强”

记者:山东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如何?与其他经济大省相比,山东的核心优势与突出短板分别是什么?

张明志:山东省服务业发展总体上是稳健的,而且规模也在持续扩大。2025年,山东省服务业增加值达55881亿元,同比增长6.1%,增速好于全国0.7个百分点,总量仅次于广东、江苏、浙江三省。服务业增加值占全省GDP的54.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9.1%,拉动全省经济增长3.2个百分点,这实际上非常有效助力山东成为北方首个GDP过十万亿的省份。从就业方面看,服务业就业人员占全省就业人员比重也超过了43%,成为稳增长、保就业的主渠道。

山东省服务业结构呈现“传统基础稳、现代引领强”的发展特征。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住宿餐饮等传统服务业持续发挥基础支撑作用,现代服务业增长动力强劲,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山东推动现代物流、现代金融、软件服务等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促进文体娱乐、教育培训、医养健康等提质扩容。总体上看,山东省服务业正在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方向持续转型升级,形成了以传统服务业为基础,现代服务业为引领,海洋服务业为特色的多元化发展格局。

山东省服务业发展有三大优势。一是海洋和交通枢纽优势突出。山东省海岸线较长,海洋资源丰富,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居全国首位,海铁联运连续11年全国第一,这是难以复制的独特优势。山东省地处东部沿海,是连接京津冀和长三角的重要枢纽,高速公路、铁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发达,为现代物流等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二是制造

业与人口规模支撑有力。作为制造业大省,山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位居全国前列,是全国少数拥有全部41个工业大类的省份。制造业转型升级伴随对研发设计、工业互联网、供应链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可为服务业发展提供巨大市场。山东常住人口超过1亿,随着居民收入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服务消费需求将快速增长,为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三是传统服务业基础扎实。批发零售、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规模较大,为全省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支撑。

当然,与先进省份相比,山东省服务业发展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一是总量规模明显偏小。2025年山东省服务业增加值55881亿元,与广东的84961亿元相比,差距较为明显,做大总量仍是首要任务。二是产业结构仍需优化。山东省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高达29.02%,而金融、软件信息、科技服务等高端服务业、数字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现代服务业占比有待提升。三是创新活力和品牌竞争力不足。服务业企业普遍规模偏小,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龙头企业较少。四是区域发展不平衡。济南、青岛等中心城市服务业发达,但部分地市发展滞后,区域协调性有待改善。五是服务消费潜力未充分释放。山东是人口大省,服务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但服务消费供给质量和规模有待提升。

记者:基于国家战略与自身禀赋,山东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潜力在哪里?需要在哪些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突破?

张明志:山东省服务业发展潜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潜力巨大。制造业越强,服务业应该越重要,这里指的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山东省“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将深海空天、具身智能、生物制造、脑机接口、量子科技、元宇宙、氢能等作为经济增长点,相应的生产性服务业需及时跟上。作为制造业大省,山东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科技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具有巨大发展空间,特别是随着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对相关服务业的需求将持续增长。二是新兴服务业培育前景可期。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数字服务等新兴服务业虽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良好,具备培育壮大的条件。

下一步,山东服务业提质扩能的突破点主要在四个方面——

继续做大做强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竞争力能否再上一个台阶,生产性服务业至关重要。山东省制造业规模优势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应以制造业转型升级为契机,加快现代金融、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工业互联网、商务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发展。其中,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是战略重点,存在巨大发展空间,应通过政策扶持、人才引进等措施,加快补齐这一短板。

打好海洋服务业这一手“特色牌”。山东是我国海岸线最长的省份之一,约占全国海岸线总长度的六分之一。虽然山东海洋服务业已形成港口物流、海洋旅游、海洋渔业等多个亮点,但整体发展空间尚未充分释放。应以建设海洋强省为目标,加快现代港口物流、海洋文旅、海洋科技服务等融合发展,打造国际竞争力强的海洋服务业体系。在港口物流方面,强化青岛港、日照港等主要港口的国际枢纽功能,推动海陆空一体化联运体系建设,争取中欧班列、国际航线等战略项目落地。在海洋旅游方面,推动沿海7市文化、旅游、商业、体育等业态融合创新,开发高端滨海旅游产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洋旅游品牌。

加快服务消费升级。山东作为人口大省,服务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但开发不足。应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层次、高品质服务需求作为重要目标,加快发展养老托育、医养健康、文化旅游、教育培训等生活性服务业。在文化旅游领域,应深化“文化和旅游消费季”等活动,推动景区提质升级,发展演艺、游乐、康养等融合业态,增强对年轻消费者的吸引力,培育一批传播效果好、市场竞争强的文旅项目。

加强中心城市引领。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山东服务业的突出短板,应强化济南、青岛两大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济南作为省会,应充分发挥政治、文化、教育、金融中心功能,大力发展现代金融、文化创意、总部经济等服务业,成为全省服务业创新发展的高地。青岛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应充分发挥港口、开放、国际化优势,强化国际物流枢纽、国际金融中心功能,成为北方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同时,支持以淄博、烟台、威海、日照等沿海及内陆重点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服务业发展,通过建设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发展产业集群等方式,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形成点面结合、层次清晰的服务业发展格局。